

戏剧故事



寒
霸
三

张友鸾 编写

宝文堂书店

戏剧故事

赛霸王

张友鸾编写

宝文堂书店

赛霸王

宝文堂书店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中国戏剧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44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2 1/8
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1,000册

书号：10070 104

定价：0.17元

本书于一九五七年由北京出版社初版印行。
作者草厂即张友鸾。这次重印，经作者校
阅，个别词句作了修改。

封面设计 王 建 权
书名题字 刘 炳 森
插 图 董 天 野

目 录

一、投 师	1
二、辞 家	4
三、探 城	7
四、抱 病	11
五、殉 艺	14
六、泣 墓	16
七、还 乡	18
八、觅 食	22
九、征 歌	25
十、拆 戏	27
十一、肆 遇	30
十二、忍 嘲	33
十三、拒 餐	36
十四、传 戏	39
十五、对 词	42
十六、束 装	44
十七、登 场	47
十八、惊 座	49

十九、止	鹽		51
二十、京	約		54
二十一、入	班		57
二十二、成	名		59

一、投 师

清代康熙年间，在苏州甬（10）直镇地方，有一个人，姓陈名唤明智。这人家世务农，出身穷苦，却从小就爱唱昆曲。遇有戏班来到镇上串演，不管风雨寒暑，道途远近，他都赶了去看。看了就学，学会还要再看。他身材矮小，却偏爱的是净角这一行。侥幸天生着一副响亮喉咙，又肯苦学苦练。才小小十四五岁年纪，竟被他学会了好多折戏，唱做念打，件件都来得。

这一年，有个“草台班”，来至甬直。那班子里有个做净角的，唱的好，做的好。陈明智连看了他三日戏，委实着了迷，心里想道：“如若投得此人为师，搭在这个班子里，遍游各地，天天做戏，岂不快活？”想着，就冒冒失失地去找那个净角，说明来意道：“我想搭在你们班子里，跟老师傅学着做戏，不知可肯收留？”

原来那个净角，就是这草台班的班主。早先年轻时，在苏州城里，搭过有名的班子，也曾红过的。只因他性情倔强，得罪了看戏的财主，又不肯听班主的话去磕头赔礼，这就被赶了出来。他一怒之下，发誓不到城里去做戏，约了几个伙伴，带着几个徒弟，弄这么一个草台班，跑跑远州外县，四乡八镇，图个糊口。

搭草台班做戏，是个最苦不过的行当：不但挣不到多少

钱财，动辄还不免要忍饥受冻；平日“餐风宿露，戴月披星”，更是不足为奇的事。不是真正无路可走的人，谁也不愿意去搭草台班；搭在班子里的，一旦稍有办法，立刻就掉头不顾，远走高飞了。这个班子，起初也有二三十号人，唱不到半年，走了约莫有一半。走了老的，又补新的，补来补去，角色越弄越不齐整，有好多出大戏，渐渐都做它不动了。

那个班主，唯恐这个班子要垮台，心下暗暗发愁。每到一处，他都随时留心，但愿能收得几个徒弟，撑撑场面。这日忽见有人前来投效，怎能不喜？当下便问：“你也识得唱么？”

陈明智道：“我私下也学了一些，只是未经名师指点，难免荒腔走板，怕的不中听。”

班主又问：“你学的哪路角色？”

陈明智道：“我爱做的是净角。”

那班主听得这句话，便对陈明智浑身上下，打量一番，只是摇头道：

“看你又瘦又小，竟也要学做净角么？”



班主此言一出，陈明智只认做是不肯收留他，急得登时把脸胀红了，眼泪水只在眼眶里乱滚，差点流了出来。

班主见他这样，就又说道：“你且唱几句我听。如若唱的还过得去，身材矮小，倒是可以想办法的。”

陈明智得了这句言语，就扯开喉咙，唱了一段。

陈明智唱的时候，那班主只是掐着指头，静静地听着。唱完了，也不说好，也不说坏，却朝着他的脸上，仔细端详。

陈明智被班主看得急了，紧紧问道：“老师傅，我倒是还有点做戏的指望没有呢？”

班主道：“你且把适才唱的这一段，做个身段与我看看。”

陈明智遵命做了。

班主等他把身段做完，顺手从架子上抽下一枝枪说：“要一个‘黑虎掏心’吧！”

陈明智又便耍了。

这样也试了，那样也试了，班主这才拉住陈明智的手，叫他坐下，和他说道：“象你这般年纪，无师自通，戏居然做到这样，真不容易。我在江湖上闯了这么多年，也很收过一些徒弟，却没有一个赶上你的。你若不怕饥寒奔波之苦，忍得住煎熬，我自当尽心尽力，把自己的本领，传授与你。只是凭你这样人才，这么好的根基，搭在草台班，拜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儿为师，未免有些委屈，将来说不定有一日会后悔的。”

陈明智忙道：“只要老师傅肯收留我，指点我，便是我万千之幸。将后来，老师傅到哪里，我跟随到哪里，永远无后悔之日。”

班主道：“这样便好。只不知你的父母，可肯答应你去
做戏？”

陈明智道：“我父母双亡，依靠兄嫂度日。我要做戏就
做戏，兄嫂是拦不了我的。”

班主道：“话不是这样说。你家中既有兄嫂，我就该去
问问他们的意思。”

陈明智道：“老师傅这就去吧，我引路。”

班主笑道：“你倒也不消这样性急。我今天还有事；明
天你来，我们一路去就是了。”

陈明智欢天喜地，蹦蹦跳跳地走了。

二、辞 家

陈明智的家，离镇上也有五七里路。他一路走，一路
想：“那个师傅真好，又有本领，不久就要和他一台做戏
了，真是运气。”想着想着，就觉得脸也红了，衣服也湿了，
台下千百只眼睛，都在瞧着自己。一时好象大家都在夸奖：
“这个小角色从哪里来的？戏做得很不错哩！”一时又好
象大家都在笑话：“这个小娃儿，什么也不懂，怎么就上
台做起戏来？哪里配；轰他下去！”

陈明智想到这里，不禁耳鸣心跳，两手冰凉。这时已经
快走到家门口了，路旁有一棵两人合抱不过来的老槐树。他
且不忙回家，就坐在树根上，托着腮，呆呆地发愣。

他正在那里出神哩，忽然间，后面来了一个人，戴着个
斗笠，背了把锄头，远远地就大声说：“老二，你在那里做
什么？”



陈明智一听是哥哥的声音，慌忙站起。

哥哥来至他面前，望了他一眼，又说：“老二，我看你这两天落了魂的样子，是为了什么呀？今天又有半天没有见着你的影子，你到哪里去了？”

陈明智生性老实，不会说谎，只胀红着脸说道：“我到镇上看戏去了。”

哥哥道：“我们做庄稼人，起早睡晚，耕田锄地，盼个好收成。年纪小的，也帮着放牛薅草，往田里送送茶饭。哪个象你这样，一天到晚，游手好闲的，将来怎么得了！”

陈明智听着哥哥的教训，先是不敢言语，随在哥哥的后面，往家里走去。走了百十步路，又自想着：“我这投师学戏的事，不告诉哥哥是不行的。”这便吞吞吐吐、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他们戏做得好，我禀告哥哥，也要跟他们学着做戏

去。”

陈明智话刚出口，他哥哥的锄头，哧溜一下从肩膀上滑将下来。哥哥说：“你说的什么？你要去做戏子么？”

陈明智打从鼻孔里应了一声道：“是。”

他哥哥重把锄头掬上肩膀，口中直说：“当初爹妈临死，把你交付与我，要我将你教导成人；好了，好了，不想你如今竟然要做起戏子来了！”说着，便大踏步往家里直奔，那个样子是气极了。

进得大门，他哥哥把锄头向墙角一扔，倒了也不扶；坐下来，摘了斗笠，掬在桌上。

嫂嫂不知就里，就问：“你弟兄二人淘什么气了？”

他哥哥颤抖抖地说：“老二，老二，他要去做戏子哩！好的不做，要干这样下贱的行当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”

陈明智接口却说：“做戏也没有什么下贱呀；一个人做戏，几十几百人看着高兴，这不是很好的行当么？”

哥哥说：“你还跟我顶嘴哩！你知不知道，做了戏子，是进不了祠堂、见不得祖先的。”

陈明智道：“那也不要紧。我看见戏班里供的祖先，全是做戏的人哩！”

哥哥也寻不出什么道理来驳他，只是十分恼怒，捏着拳头直捶自己的脑门说：“怨我，怨我！平日放纵了他，看他舞枪弄棒学着做戏也不管，今天直头要做起戏子来了。将来我死了，却有什么脸面去见爹妈！”

陈明智还想说什么的，却被嫂嫂拦住道：“老二，你就省两句吧！你哥哥在为你打算，你怎么老顶撞他？你且出去耍一会，让你哥哥再想一想吧！”

陈明智依着嫂嫂言语，走将出去。

——你道陈明智嫂嫂为何要让陈明智出去？其中有个缘故。只因陈明智但爱做戏，不爱做田，嫂嫂素常就有些厌嫌他。庄稼人，日子过得苦不过的，家里多一口人吃饭，实在多一些为难之处。他是丈夫的亲兄弟，年纪幼小，又不好撵他。如今他自己要走，那还有什么话说。陈明智哥哥不让陈明智走，嫂嫂倒着了急；因此把陈明智支使出去，自己好用言语去劝丈夫。

他嫂嫂说：“老二一天比一天大，天天学戏，把他留在家里，总不是事。东村三叔前回要把老二过继，你又不肯。当时你说：‘宁肯让儿子做戏，不肯把儿子过继。如果让老二过继给三叔，就对不起爹妈’。这句话如今倒是应了。既然不肯让他过继，为什么又不让他去做戏呢？你留得住他的人，留不住他的心。明公正分地你不许他走，明天他偷偷跑了，你连他的影子都还找不着哩！”

他哥哥起初跟他嫂嫂辩驳；及至后来，嫂嫂的话越说道理越多，哥哥也就不言语了。乘着这个时机，嫂嫂向门外把陈明智叫进来，告诉他：“你哥哥答应你去学戏了。”

陈明智一听，十分心喜。第二天天还没有大亮，他就赶到镇上，和那个草台班班主说了。班主接着收徒弟的规矩，央了中人，去到陈明智家里，和他哥哥写了投师的契纸。他哥哥虽则有些不舍，也是无法，看着他去了。

自那日起，陈明智就随着那个草台班，到处做戏，

三、探 城

陈明智搭进了那个草台班，边学边做，边做边学。他人

既聪明，又虚心不怕吃苦，不消多时，就学会了许多玩艺：脸也勾得大了，身子也扮得粗了，个子也垫得高了；一张口，一举手，一睁眼，处处都是戏；演张飞便是个活张飞，演项羽便是个活项羽。上得台来，谁也看不出他还是初出茅庐的孩子。那班主得到这样一个徒弟，称心如愿，名为师徒，实有父子之情。又兼他为人和气，遇事上前，对待各位师兄，十分有礼；因此全班上下，人人都欢喜他，把许多玩艺教会了他。

这草台班里的日子，果真是苦不过的，南北东西的乱走，只在村镇里赶集。一台戏做了下来，大家勉强饱饱肚子；有三五日不唱，就会连个烧饼都没得吃的。陈明智只是干得劲，从不计较那些。

这一天，他们这个班子，来至在木渎镇，看好了戏台，预备第二天做戏。谁知到了傍晚时分，有人来说，苏州城里的大班子，今天开锣；木渎几家有钱的大户，都被请进城里看戏去了。因此劝他们等两天再做戏，免得无人出钱白做了。班主无奈，



只好让大家权且在戏台上住一夜，到明天再看风色，如若在木渎做不成戏，就开码头到别处去。

陈明智究竟是个孩子，看到这个情形，就问师傅：“听说那城里的班子，戏做的也不一定比我们好，却有大把银子的进帐，做一场可以吃半年；为什么我们不进城里去 做戏呢？”

班主道：“你这真是孩子话！你看我们这样破烂的行头，是能在城里做戏的么？”

陈明智道：“依师傅的言语，城里人是只懂得看行头，不识得看戏的了？”

班主道：“话自然不是这般讲。那城里的大班，不但行头好，戏也做得好，角色齐整，个个都是了不起的。”

陈明智道：“他们怎样的了不起呢？”

班主道：“无非是戏做得好呗！”说着，叹了一口气，却又道：“其中也还有些道理，你多做几时戏，自然会明白，这时不说也罢！”

陈明智见师傅有些伤感模样，也就不再朝下问了。

就在这天晚间，大家临睡觉时，检点人数，少了一名：陈明智不见了。

全班人都慌了，四面分头去找，却哪里找着他的影子。

有的说：“莫非这孩子吃不下苦来，趁此跑了？”有的说：“莫非这孩子看中了什么女人，被勾引上了？”也有的说：“这孩子这些日子老打探城里大班的事，莫非因为这里离城近，去找别的门路去了？”大家又是骂他，又是想他。

班主不信众人言语，又只猜不透究因何故，急得唉声叹气，只是拍着大腿。

到得第二天上午，大家还在着急鸟乱的时候，陈明智却

搭坐小船，笑嘻嘻地回来了。

班主一见，好似拾得宝贝一般，偏只板着面孔问道：“怎么不和我说话，你就跑了？这一夜是在哪里的？”

陈明智道：“我进城看做戏去了。”

班主道：“你不守班规，私自外出。我如不管教你，怎么能服得住旁人！”说罢，就举起竹板要打。

陈明智道：“是师傅要我去的，不能怨我。”

班主道：“我几时要你去的？”

陈明智道：“师傅说，城里大班角色都了不起，又不告诉我怎么了不起，我只好自己去看看了。”

班主道：“你看他们戏做得怎样？”

陈明智未曾答话先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，然后捏起喉咙，又似鸟鸣，又似猫叫，比着说：“这就是他们唱的楚霸王哩！”



大家听他这一说，全都笑了起来。

他又道：“我只不懂，他们能在城里做得戏，我们却做不得？”

那班主放下了竹板，又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孩子！你哪里知道：如今做戏的这一行，也讲究这个帮口。你能拍马，会吹牛，搭上了帮口，才有你在城里混的分儿。如若不然，硬要挤进城，他们就要结起帮来，砸得你头破血流。他们讲的不是做戏工夫；只讲的钻营勾结，呵哄吓诈。有五分本领的人，会受到十分的妒嫉。看戏的也是瞎起哄，有几个内行？因此上，他们就越发地猖狂了。你看看，我这个师傅，穷虽穷，总还有几根硬骨头，能和他们在一起么？我是宁可吃些苦，跑跑乡镇，这一辈子也不想进城的了。但愿你，多得一点真才实学，把戏做好；不要把那城里、乡里的念头，存在心上！”说着话时，班主的眼圈红了，声音也有些发涩了。

四、抱 病

转眼之间，陈明智在那个班子里，度过七八个年头，不觉已经二十一二岁了。这时候，班主越来越老，只能管管事务，戏却做不动了。班里净角的戏，全由他来做。因他做得好，四乡八镇的人，都爱看他的，暗地给他取了一个浑号，叫做“赛霸王”。

只是一层：乡下看戏的，内行虽有，有钱的主儿却少。看一场戏，腰包里挖出百十文钱，都要费好大气力。平日间，只有死命喝采，表表捧场的心意罢了。就因为这个缘故，那